

童偉格與「時間的問題」

當第一個字母揭啟時，童偉格的所有字母皆已重新摺納收攏，每一個字母都蹲踞其位，亦都重層疊瓣地捲入其他字母。在署名童偉格的紙面上，字母們一逕安靜地輪番摺縮與開啟，以不同維度、側影與折光遠遠近近地表達出每一不可取代的字母，但每一字母亦都因此含攝了所有字母的獨特鏡像與觀點。字母即字母拓撲學（*topologie*）的全景展示，對童偉格而言，那是以極謙遜與極簡約的動作所牽動的宇宙等級凹摺，在文字的表面寧靜裡，小說中的角色，各種簡單稱之的我、你、他、外婆、阿嬤、父親、她娘、看守員……皆不無恐怖地暴長成巨大的存有概念，明晰地投射著一幅幅在山林、城市與海島上鮮活的情感地勢學（*topographie*），以及由字句的類神經網路所重新修復的記憶與記憶的不可能。童偉格說，這是「為了一個既是將來，又是遠涉過往的全景展示。」（字母 D）

那是字字句句皆指向某一時間黑洞的世界，沒有一個被寫下的句子不被精準地嵌入字詞的不可見宇宙之中，因而沒有一個字母不命定地崇纏著著未來的記憶與過去的預感。

記憶不可記憶之物，於是有著童偉格式的未來；逝去的時間總是重新凝縮為存有的預感，成為由小說所竭力驅動的、永恆回歸的過去。而現在，童偉格的讀者，你，應該要安靜坐下來，噓，取出這本時間之書開始「讀大冊」。

於是，你翻開書頁，在字母 A 裡，已妥貼地摺入了彼時尚未降生的 B、C、D、E 到 Z；字母 B 在落筆的同時亦穩穩埋著同一套字母的另一變貌：字母疊套字母疊套字母，未來已經過去即將現在。這並不是說童偉格的字母一成不變，或是有著時序的混亂與失衡，其實，剛好相反。所有字母皆重複每一字母，但每一字母亦皆差異於所有字母，且總是自我差異，與「微分」。「想像自己正與更多的自己對望」（字母 C），「那一間間房，住了無數個我們……我就是這樣抵達妳的，前一個我，下一個我，皆是如此。」（字母 G）這是很稀罕與令人心驚的閱讀經驗，在 A, A, A, A, A……中，或讓 ABCDE 裡還有 ABCDE，休姆說，改變的並不是事物，而是觀看者的心靈。不過，請你一定要放心，保持你的速度一個字母一個字母看下去是 OK 的，童偉格寫道，「不會有人想一次調動所有話語，像我對你所做的事那樣。」（字母 A）

骰子撒手一擲，童偉格的 A 到 Z 呈顯的是何種宇宙？

那是一個，嚴格地說，時間=0 的世界：「世上所有起點，也就是所有終點；就像所有終點，也就是起點。」（字母 M）當然囉，一切終點都早已無間隙地接上起點，這是莫比烏斯環無誤。然而，在這樣的絕對空無中，小說人物走動、飲食、沈睡、搭車與少少的交談，他們等待，沈靜，憂傷與死去，在等於零的時間中如柏格森所言：我在等糖融化。

時間 0，開始等同結束，沒有時間的時間，死者永存，觸及的不可能，痊癒的不可能，永遠被截斷的過去，迷宮，永不可能進入的房間，不被觀看，不被記憶與「我」的徹底取消……，僅僅死者在場的零時間，以及與死者的無盡對話。閱讀童偉格意味著穿越一整個當代哲學與文學所交織而成的火線，這是進入由「當代存有與創作問題」所密

織的恐怖射程之中，置身於重力、動能與空氣阻力所總成的物理極限，當代作者與讀者在同一個拋物線中必須追求的彈道低伸，或者用棒球的術語，直球對決。

那麼，零時間的小說時間是什麼時間？這是何種「時間性」的書寫？或，何種書寫的時間性？能夠理解童偉格小說的內在時間性，在某種程度上就理解了對他而言寫作所為何事，而文學欲傳遞何種情感（affects）。我們可以試著僅在《字母會》裡對這門當代的「時間書寫」提出一種初步的回覆。

簡言之，所有的字母都指向一個尋覓時間起點的故事，然而這些「創世紀」卻也已經同時是某種沈默的「啟示錄」，在一切開始中總是已經有真正的結束：「所有溫度與光影將一時俱在，且將一同，在起源處耗散。」（字母 A）。寫作就是讓文字與思想在這樣的時間環墟中或快或慢地轉動起來，展開強度的就地旅行，哪裡都未前往，哪裡都去不了，但世界成壞生滅已百千萬劫。

當然，小說裡「真正的結束」，毫無意外的，是死亡。某人，他，或你，已經死了，而我來的太遲。我的寫作開始於「真正的結束」之後，我很抱歉，而且註定無法結束，因為已經結束的時間無法再被結束，在各種開始之前，結束已經結束。寫作並不是天真的「結束後的再開始」，亦不是「開始以便能結束」，因為死亡使得一切韻腳不再能合拍，時間由此斷根、不偶與永遠懸置，死亡滅絕一切，是不再有起點的真正結束。然而，也正因為置身於時間的絕對吊詭與孑然之中，在存有的空寂內核裡，寫作有了「真正的開始」，這便是當代文學的宿命：「在時間的密林裡，除了先行且不能記憶的滅絕之外，我猜想，我不太可能再在事由的源頭，求索得什麼了。」（字母 D）時間是時間的極限摺曲，結束不僅先於開始而且結束一切，這便是必須在語言平面上面對的問題。

滅絕是寫作的先決條件，意思是，在寫作之先，在一切能落到紙頁之前，滅絕已經發生，先行而且「不能記憶」。這是何以鐘面停留在時間零點，童偉格的人物在凍結的時間之屋中徘徊不去，這屋子有鬼，魂魄不散，但正是這個總是纏崇紙頁的幽靈，源源催動著小說的動力。

有一天，我必得向人說明你的死亡，使其得以讓人明瞭。那就像是你所專誠經歷過的生命全是假的，在我將它落實為真之前。那就意味著，在我們之中，總有一人，會成為真正的幻影之人。（字母 F）

死亡與寫作的關連是台灣中生代創作者的主導動機之一，這毋庸議，邱妙津、黃國峻、袁哲生的自殺甚至已成為台灣五、六年級小說家的某種「文學經驗」，而且無可迴避地被進一步轉化為小說作品，比如駱以軍的《遣悲懷》或賴香吟的《其後》。而童偉格使得死亡不再停留於經驗層級，他透過小說的「沈思」，某種台灣版本的《墓中回憶錄》（「每個人，都是一座走動的墳。」字母 A），觸及當代哲學賦予死亡的高度，成為必須透過空無、哀悼、記憶、事件、無人稱、域外……等極度思辯的概念所創生的思想運動。然而，重點或許不僅僅是哀悼，而更是哀悼的不可能（與不哀悼的同樣不可能……）。直面當代的死亡問題，寫作成為最吊詭的行動，它是由重重不可能性所投射的虛擬思想影像。

死亡是抹除與滅絕，書寫則是更進一步地抹除（「像是你所專誠經歷過的生命全是假的」），小說最終僅浮現在這種獨特的「雙重抹除」之中，以造假的方式來證成存有

的真，然而這亦已是承認真從不可能自證，它僅僅是重重造假下的效果，而且易於消亡與永遠死去，世界不過是由真假虛實所劇烈震盪與相互伏擊的絕對「幻影」。

以書寫來無窮逼近不可接近的死亡，但別想得太多（或太少），這可不是好萊塢或迪斯尼樂園，並沒有狂風驟雨雷霆閃爆的特效場景。有的是時間不可逆撥、死者無從復返的緩慢日常，但書寫從死亡中切出了無數的孤寂宇宙，「臨摹他的離開」（字母 A）。最終，這是一個徹底孤身一人的宇宙：愈書寫，愈沈入獨身無人的曠野，迷宮僅是一條筆直的線，即時間，僅一怪物存在其中，即「彌諾陶洛斯」（字母 M）：

你置身的，與其說是最後的死亡現場之鏡像，不如說是你所活過的一切
時空的總和，一次性的複製，一個沒有始終的，自己的宇宙。（字母 O）

孤身一人卻同時是「時空的總和」，字母 K 中的看守員便是這樣的概念人物。前任與現任在一地空曠與孤寂中以空氣、燈、火、水氣與工作日誌形影交錯，前任已經瘋了，新看守員銜命前來接任。然後，不知是新任或舊任，在接受任務的時光裡領取裝備，準備隻身前往「絕對無人的空曠裡」，「我覺得我已為『我』，準備好一段形同廢話的墓誌銘了。」我，我瘋了，我來接替瘋了的我……，然後結論：「這個人最後會死」。童偉格的 K 是各種形式的「吾喪我」，我在一個只有我的亙古時空之中，我接續著我單調而孤絕的生命，最後，我死了，我為我準備了無啥意義的墓誌銘，總之，我重複著我，且最後，死亡的就是我。某種「生活指南」，確然童偉格款式。

由此開始，童偉格的寫作毫不妥協地激化了台灣文學的當代性，意思是，「處決」了鄉土文學，寫小說從此必須面向當代思維，寫作意味著從每一個環節、以當代的方式回應「何謂寫作？」或者不如說，小說就是以寫小說來思索怎麼寫小說，而且，作為童偉格的讀者，你怎麼讀懂他的小說就決定了**當代小說思考**怎麼重構作為閱讀中的你！《童話故事》作為一種「閱讀筆記」並不是偶然的產物，童偉格應該是屬於你的當代閱讀經驗之構成部位，他的寫作已全然重置了台灣文學不可迴避的當代性。

這一切，關於寫作的想像，與一切僅能藉由寫作所完成的（或許，還有一切不可能的），就是小說的「童氏猜想」。

世界正轟隆隆地朝前滾動而去，但童偉格的小說很安靜而且極簡，那是字句正不斷自我堆疊結晶與瓦解消融的晶亮時刻，在這種靜謐中，小說以風格化的方式閃動著台灣存有模式的精神性。